

魏晉山水紀遊詩文研究

蕭淑貞 著

魏晉山水紀遊詩文研究

蕭淑貞 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魏晉山水紀遊詩文之研究

蕭淑貞 著

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

魏晉山水紀遊詩文之研究

蕭淑貞著.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學生，2009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15-1411-6(精裝)

ISBN 978-957-15-1410-9(平裝)

1. 山水文學 2. 六朝文學 3. 文學評論

820.903

97011729

魏晉山水紀遊詩文之研究 (全一冊)

著 作 者：蕭 淑 貞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人：盧 保 宏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 話：(02) 23634156
傳 真：(02) 23636334
E-mail: 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 //www.studentbooks.com.tw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長 欣 印 刷 企 業 社
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 話：(02) 22268853

定價：精裝新臺幣六二〇元
平裝新臺幣五二〇元

西 元 二 〇 〇 九 年 二 月 初 版

82094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78-957-15-1411-6(精裝)
ISBN 978-957-15-1410-9(平裝)

自 序

魏晉以來，政局多變，篡亂迭興，儒教衰頹，玄風大暢，才人秀士厭棄塵網，崇尚自然，或草萊歸隱，以避禍全生；或林泉逸遊，以遂志適性。士族名流則宅心玄遠，朝隱成風，造園肥遯，以盡閑居清賞之樂。而佛、道思想應時所需，順勢流衍，朝野俊彥，信奉者眾，或登嶺參禪以觀空悟道，或尋仙採藥以益壽長生，從而助長山水居遊之風。彼等幽處林野，流連物色，心旌搖蕩，逸興遄飛，吟詠成詩，敷彩成文，大量山水紀遊作品，於焉蔓生。

魏晉名士深受玄、佛思潮影響，既以審美角度直觀山水麗相、卉木清姿，更能緣象得意，即色遊玄，妙契自然神理。形諸筆墨，又得前人經驗澆溉，故能體物深微，巧言切狀，情景交融，餘味曲包，使山水紀遊詩文邁向創作高峰。近代以來，研究山水文學之相關論著甚豐，然以「魏晉山水紀遊詩文」為主軸，進行全面搜索，深入探勘者，似猶未見，遂乃以此為題，撰作博士論文，經由廣蒐資料，審慎判讀，分類剖析其盛行原因、表現內容與寫作技巧，具體呈現其時代意義、文學價值與文化影響，完整建構魏晉山水紀遊詩文之獨特風貌與歷史定位。

論文之作，由訂定題目，研擬大綱，以至逐章撰述，皆經王師更生剴切指點，悉心裁成；每逢思慮滯礙，遣辭欠妥，亦蒙夫子釋

疑解蔽，去蕪正謬，如書中文有可讀，義有可採，實恩師啟誨之功，不敢或忘。撰寫期間，常因才疏識陋而苦思不悟，下筆遲遲，以致終日惶惶，寢饋難安，幸有親人支持，師友慰勉，方能重振精神，戮力以赴。至於寫作後期，更因時迫力絀而無暇他顧，若非外子擯除瑣務，協助處理編校事宜，恐難如期完成。謹誌於此，用表感念。論文口試時，承蒙呂凱老師、陳松雄老師、黃啟方老師、郭鶴鳴老師厚愛，賜予寶貴意見與殷切期待，感謝之情，難以言宣。

本書乃由博士論文修訂而成，如今得以順利出版，著實感謝「台灣學生書局」鮑邦瑞總經理之青睞，與陳蕙文小姐之排校；此外，亦衷心感謝書法家黃明理教授之友情贊助，為本書封面題字以增光生色。筆者資質駑鈍，學殖疏淺，雖已殫精竭慮，勉力而為，然罅漏之處，無可自掩，謹期來日廣蒐博取，再事補苴。鉅管之識，曷足探驪，尚祈博雅君子，匡我不逮。

2008 年 4 月 6 日

蕭淑貞 謹識於台北蘆洲

魏晉山水紀遊詩文之研究

目 次

自 序	I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二章 魏晉山水紀遊詩文興盛之原因	15
第一節 政治環境之激揚	15
第二節 思想潮流之催化	43
第三節 士族習尚之推助	86
第四節 前人經驗之承襲	107
第三章 魏晉山水紀遊詩文之內容	131
第一節 優遊閑賞之樂	131
第二節 臨景憂嗟之戚	163
第三節 澄懷悟理之暢	182

第四節 征行羈旅之思·····	198
第五節 隱逸歸棲之詠·····	227
第六節 遠引遊仙之想·····	245
第四章 魏晉山水紀遊詩文之表現技巧·····	259
第一節 遊賞類山水紀遊詩文之表現技巧·····	259
第二節 憂嗟類山水紀遊詩文之表現技巧·····	284
第三節 悟理類山水紀遊詩文之表現技巧·····	305
第四節 行旅類山水紀遊詩文之表現技巧·····	316
第五節 隱逸類山水紀遊詩文之表現技巧·····	336
第六節 遊仙類山水紀遊詩文之表現技巧·····	366
第五章 魏晉山水紀遊詩文之價值·····	385
第一節 奠定紀遊文學之基本架構·····	386
第二節 豐富紀遊詩文之模寫技巧·····	393
第三節 保存士人園林之文化資料·····	409
第六章 結 論·····	419
參考文獻舉要·····	437

第一章 緒 論

對人而言，自然山水不僅提供豐富資源，滿足生活所需，又以曠朗空間，妙麗景致，供人行觀居遊，流連賞玩。文士多感，歷觀春山艷冶，夏山蒼翠，秋山明淨，冬山慘淡，豈能無動於衷？騷人深情，面對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雪堅冰，莫不性靈搖蕩。一旦走入自然，山水即以四時變化與無窮景觀，引人逸興遄飛，情思萬端，山水紀遊詩文遂由此而生。此乃陸機〈文賦〉所言：「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懷懷以懷霜，志渺渺而臨雲，……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❶魏晉名士崇尚自然，又深情多感，行遊山水之間，既能觀其膚澤，亦能體其魂魄，發為詩文，不但巧構形似之言，妙傳聲色之美，又緣景抒情，體物吟志，闡發妙悟，以暢敘心中思感。每當披卷展讀，如與并肩共遊，觀其所觀，感其所感，心情亦隨之起伏跌宕，或見秀景而神怡，或睹奇觀而目震，有時觸景情生，悲喜縈懷，有時澄懷妙悟，物我兩忘。作者彩筆一揮，情景畢現，神理俱傳，使人味之不倦，興致盎然。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❶ 陸機〈文賦〉，見王德華注譯《新譯陸機詩文集》，台北：三民書局，2006年9月初版，頁3。

所謂「山川之美，古來共談」^②，早在魏晉以前，《詩經》已留下不少寫景名句，如「南山烈烈，飄風發發」^③、「河水洋洋，北流活活」^④，寫山高風迅、水廣流急之貌；而「蒹葭蒼蒼，白露為霜」^⑤、「瞻彼淇奧，綠竹猗猗」^⑥，則以蒹葭彌渚、綠竹繁岸，點染水邊風致，已見詩人體物能力與摹景技巧。《楚辭》中對山水卉木有更多描繪，意象經營尤見慧心，如「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⑦，將風起波泛、葉落愁生之態傳神繪出。而「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⑧，則以風聲雷鳴、木搖猿啼之淒冷外境，渲染山鬼未見公子之悲苦意緒，使客觀山水與主觀情意渾融為一，妙合無垠。至於漢賦之體物鋪陳，窮形盡相，更是品類無遺，蔚似雕畫。然而《詩經》、《楚辭》多將寫景狀物當作比興之用，意在營造氛圍或宣吐情意；而賦家模山範水，羅列景物，又多為展現帝國富盛與個人才識。直至魏晉，士人在政治、思想、社會風尚影響下，不但崇尚自

② 陶宏景〈答謝中書書〉。見清·嚴可均編、陳延嘉等校點《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十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第七冊，頁460。

③ 《小雅·谷風之什·蓼莪》。見王靜芝《詩經通釋》，台北：輔大文學院，民國70年10月八版，頁439。

④ 《衛風·碩人》。見同註③，頁144。

⑤ 《秦風·蒹葭》。見同註③，頁267。

⑥ 《衛風·淇奧》。見同註③，頁138。

⑦ 《九歌·湘夫人》。見傅錫壬《新譯楚辭讀本》，台北：三民書局，民國73年12月四版，頁63。

⑧ 《九歌·山鬼》。見同註⑦，頁73。

然，行遊山水，而且直觀其美，會悟其神，並將見聞思感融入筆端，和墨成篇，形成第一波山水紀遊詩文之創作高峰，在山水文學發展史上，具有啟導奠基之功。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近代以來，學者對山水文學投注大量心力，研究成果豐碩，嘉惠後學甚鉅。如錢鍾書《管錐篇》，曾對山水詩文之發展歷程，提出精闢論述^⑨。廖蔚卿《漢魏六朝文學論集》中，對六朝巧構形似之表現手法，山水詩與山水畫之發展情況，與登臨賦之創作主題，均有獨到見解。林文月《山水與古典》，則論及山水詩之發展與特質，並對陶淵明、謝靈運、鮑照之田園、山水詩進行分析比較。洪順隆《由隱逸到宮體》、《六朝詩論》，對六朝隱逸詩、田園詩、山水詩、遊仙詩均有專章析論。王國瓊《中國山水詩研究》，分由山水詩之發展與特色，作系統介紹與縝密剖析，使讀者對其歷史淵源與流變，表現形式與技巧，都能深入了解，充分掌握。至於丁成泉《中國山水詩史》、李文初等著之《中國山水詩史》、陶文鵬與韋鳳娟主編之《靈境詩心·中國古代山水詩史》，皆由山水詩之孕育過程，與各個時期之發展概況，來建構山水詩之歷史與風貌。另李文初等著之《中國山水文化》，更論及山水文化之演進過程，山水詩、賦、文、畫之形成發展，並兼述山水與書法、園林藝術之關

⑨ 錢鍾書《管錐篇·全後漢文卷八十九》：「詩文之及山水者，始則陳其形勢產品，如〈京〉、〈都〉之賦，或喻諸心性德行，如〈山川〉之頌，未嘗玩物審美。繼乃山川依傍田園，若蔦蘿之施松柏，其趣明而未融，謝靈運〈山居賦〉所謂『仲長愿言』、『應璩作書』、『銅陵卓氏』、『金谷石子』，皆『徒形域之蒼蔚，惜事異於棲盤』，即指此也。終則附庸蔚成大國，殆在東晉乎。」

係。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則先由謝靈運、謝朓、陶淵明之山水、田園分流并進說起，進而以盛唐時期，兩者匯聚而成詩派作為研究主軸。而王文進《論巧構形似之言》與《仕隱與中國文學——六朝篇》，亦論及山水詩之摹寫技巧與隱逸主題。此外，周冠群《遊記美學》、王立群《中國古代山水遊記研究》、章尚正《中國山水文學研究》、梅新林與俞樟華主編之《中國遊記文學史》則對山水遊記之形成、發展、特色，與各期代表性作家、作品作綜合論述。而于浴賢《六朝賦述論》，對紀行、登覽、隱逸、山水四類有專章論述。胡大雷《文選詩研究》，則在公宴、遊仙、招隱、遊覽、行旅五類有相關評析。此外，專就陶淵明、謝靈運、謝朓、鮑照等山水大家進行研究之論文亦所在多有，不勝枚舉。前賢之研究成果，對本論文深具啟發，唯其寫作方向，或由「史」之角度，綜論各個朝代之承啟流變與發展概況，或由單一主題進行發揮，敘述層面寬窄不一，內容亦各有側重；而專文介紹之山水作家，則多為耳熟能詳者，重複性極高。以魏晉時期之山水紀遊詩文為主題，進行全面搜索，並就歷來作家、作品進行深入研究者，似猶未見，實不能無憾。此乃研究動機之三。

筆者以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及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為本，搜尋以山水紀遊為主題之詩文，發現創作者甚夥。於魏有曹操、曹植、曹丕、王粲、陳琳、劉楨，嵇康；於西晉有成公綏、棗據、夏侯湛、王濟、孫楚、張華、石崇、何劭、陸機、陸雲、阮脩、左思、張載、張協、潘尼、閻丘沖、曹摅、木華；於東晉有李顥、楊方、郭璞、庾闡、曹毗、張駿、盧諶、應貞、王羲之與孫綽等蘭亭詩人、袁宏、蘇彥、伏滔、桓玄、

謝混、劉程之、王喬之、張野、湛方生、陸沖、陶淵明、謝靈運。此外，於釋家有康僧淵、支遁、慧遠、廬山諸道人、帛道猷；於道家有葛洪、楊羲、許謫；於畫家有戴逵、顧愷之、宗炳。縱使部分作家詩文數量有限，但創作人數之多，不僅超乎想像，也意味山水紀遊主題已深具普遍性。緣此，筆者不揣譾陋，在諸多前輩之研究基礎上，另以「魏晉山水紀遊詩文之研究」為題，試圖透過背景探索，深入剖析山水逸興與紀遊詩文盛行於魏晉之因，並廣蒐作品，具體分析，一者呈現作家之生活實相與思想情感，再者展示作品之豐富內容與表現技巧，由此建構魏晉山水紀遊詩文之完整風貌，並確實掌握其文學價值、文化影響與歷史定位。

關於「山水紀遊」之範疇，可從「遊」之義涵與歷史觀之。先就「遊」之字義而言。《說文》曰：「游，旗旌之流也。」「流」即「旒」，原指旗幟下方懸垂之飄帶，段注云：「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稱流也。」以旒之隨風飄蕩，無所繫縛，猶如水之漂流，無拘無礙，自由自在。其後，「又引申為出遊、嬉遊。俗作遊。」^⑩由此觀之，「遊」之字義涵括形而上與形而下兩種意蘊，就後者言，「遊」乃主體在自然山水中之實踐活動；就前者言，「遊」是心物契合，化同大道，遊於無窮之精神境界。

再從「遊」之歷史而論。遠古時期，先民為覓求美好生存環境，而進行四方探險、遷徙活動，已率先揭開「遊」之序幕。三代以來，商業貿易勃然興起，商賈行腳遍及天下，不但改善交通條

^⑩ 以上見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68年6月五版，頁314。

件，繁榮城市建設，也傳播地理見聞，激發遠遊探索熱情，對各式行旅活動極具推助之功^⑪。春秋戰國以來，王室式微，社會遽變，五霸七雄，連袂繼興，士階層乘勢崛起，活躍於歷史舞台，使節謀臣，載馳載驅，使于四方；賢達諸子，越阡度陌，周遊列國，彼等或因銜命趨赴，或為一展所長，東西奔走，南北遠征，絡繹不絕於途，從而開啟朝野佳士四方行遊之高峰。當然，除各具目的之遷徙、遠行外，「遊」亦包括在自然山水中所從事之娛樂休憩活動。如《詩經·鄭風·溱洧》一詩^⑫，即描繪上巳春遊，男女相偕，樂遊溱洧之歡樂情景。〈鄭風·桑中〉則記載男女在桑間濮上、水邊社前之幽會情景^⑬。而《論語·先進》亦有：「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⑭之春郊樂遊。

然而，春秋戰國掀起政治、文化大變革，雖造成學術普及，百家爭鳴，諸子長征遠涉，以求學優則仕；但現實中，諸侯兼併，爭

⑪ 如章必功先生即謂：「春秋末年，中國各地出身社會中下層的儒雅書生敢于遠離家門，『遊學』、『遊說』，其嚮導正是行商客賈的車轍馬跡。」見氏著《中國旅遊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2次印刷，頁33。

⑫ 原詩首章云：「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次章換韻重唱首章之義。見同註③，頁206。

⑬ 《詩經·鄭風·桑中》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⑭ 見蔣伯潛廣解《語譯廣解四書讀本——論語》，台北：啟明書局，不著年月，頁169。

戰迭興，也使百姓蒙受時代苦難，烙下沈痛創痕。莊子置身動蕩之世，眼觀馳說者僕僕風塵，豁盡心力，成功則布衣卿相，勞神侍君，失敗乃悵鬱終生，憂嘆不遇，於是蔑棄榮利，不慕浮名，遠離宦途，傲世深藏。而面對「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⑮之社會價值，統治者「爭地以戰，殺人盈野」^⑯，荼毒天下，為圖私欲，卻禍延百姓，使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流離四野，一幕幕人間淒景，更令莊子隱身避世，深思災難根源與生命意義。面對「人為物役」之苦，與世間艱險之厄，莊子試圖以「遊」擺脫現實困境，獲致精神逍遙。〈逍遙遊〉中指出，「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⑰實為「遊無窮者」之依據。而無己、無功、無名必須經由心齋、坐忘歷程，使人由欲望追逐與知識成見中解放而出，回歸自然本真，與天地涵融合一，緣此，故能安命委運，與世推移，隨遇而安，遊於現實塵世；又能致虛守靜，冥合大道，無待自化，「遊乎四海之外」^⑱。莊子之「遊」，兼具「超世」與「遊世」雙重內蘊^⑲，既反襯現實世界之黑暗扭曲，也得以紓解人生困境，獲得精神逍遙，

⑮ 《莊子·胠篋》。見黃錦鉉注譯《新譯莊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民國75年11月六版，頁136。

⑯ 《孟子·離婁》。見蔣伯潛廣解《語譯廣解四書讀本——孟子》，台北：啟明書局，不著年月，頁175。

⑰ 見同註⑮，頁52。

⑱ 見同註⑮，頁53。

⑲ 包兆會先生指出：「莊子『遊』的內涵就統攝了避世（否定現世，追求精神自由）與遊世（肯定現世、追求隨遇而安）之遊、無待與有待之遊。」見氏著《莊子生存論美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3月第2次印刷，頁38。筆者以「遊世」易令人引發避世隱居之思，故以「超世」稱之。

因此成為一種處世藝術（哲學），影響後世甚鉅。而屈原則因群佞善妒，讒言誣陷，而兩度見逐，〈涉江〉、〈哀郢〉中，乃歷敘流放行程，途中見聞，以抒情寫志；而〈離騷〉、〈遠遊〉則馳騁想像，翱翔於天地，周覽乎天庭，以遊仙形式宣吐苦悶。

由此觀之，迄至先秦，「遊」之文化已發展出「形遊」、「神遊」兩種型態。就「形遊」而言，強調形體在空間之實際位移，唯因時間久暫不同，目的亦迥然有別，故可分為「行旅」與「遊覽」兩類。前者或為執行王命而出使他邦，或為實現理想而遊走列國，或因受讒流放而遠赴異鄉，皆不脫政治因素，故可視為廣義之「宦遊」。後者則於日常休憩時，透過短暫出遊，以悅目怡情，舒懷樂志。至如莊子「逍遙遊」、屈原「仙遊」一類之「神遊」者，則不需實際之空間位移，而以無遠弗屆之神思靈識，超越形體拘執與空間限制，直接契入道境仙鄉，達到「與造物者遊」²⁰、與仙真同嬉之精神逍遙。這種遊心塵外之自我超越與審美感受，既將「遊」從官能知覺與物交接，提升至神與道契、天人合一之化境，也成為離塵遠俗、悠遊無礙之應世藝術。

魏晉時期，基於政治因素，士族習尚，與玄學、佛學、道教思想盛行之影響，士人或因宦而遊，或思隱而遊，或慕仙而遊，或樂賞而遊，動機複雜而形式多元。緣此，本論文在山水紀遊詩文之取材上，雖以實地「形遊」為主，但亦兼及思隱慕仙之「神遊」；而行觀居遊之「山水」範疇，除了崇嶺浚谷、滄海長河、綠野郊甸

²⁰ 《莊子·天下篇》。見同註¹⁹，頁374。

外，亦包括「巧於因借」、「宛若天開」^{②①}之山水園林，以期完整呈現魏晉士人生活與時代精神。

再論「山水紀遊」之義界。《文選》中並無山水紀遊詩文名目，但其「遊覽」、「行旅」、「公宴」、「招隱」、「遊仙」五類詩賦，及「書」、「序」、「記」中之部分作品，實已涵括「山水紀遊」之實。由於魏晉山水紀遊詩文蓬勃發展，充分累積創作經驗與寫景技巧，其後「山水詩」與「遊記」乃從中汲取養分，而瓜熟蒂落，自立門戶。三者之間，雖互有異同，但了解「山水詩」與「遊記」之定義，有助於界定「山水紀遊詩文」之義涵。

王國瓊先生指出：「所謂『山水詩』，是指描寫山水風景的詩。雖然其中不一定純寫山水，亦可有其他的輔助母題，但是呈現耳目所及的山水之美，則必須為詩人創作的主要目的。……不論水光或山色，必定都是未曾經過詩人知性介入或情緒干擾的山水，也就是山水必須保持其本來面目。」^{②②}李文初先生則有兩項檢測標準：一者，山水描寫要成為一首詩之主要表現對象，二者，要將山水筆墨投諸自然山水本身^{②③}。而丁成泉先生則強調：「表現對象就是山水主體，而不是詩人的主觀情志，雖然，山水詩也不排斥抒情言志，但山水詩的主觀情志不佔作品的中心位置，其表達方式也以

②① 二語出自計成《園冶》之〈興造論〉、〈園說〉，分見張家驥《園冶全釋》，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8月第2次印刷，頁162、168。

②② 見王國瓊《中國山水詩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75年10月出版，頁1。

②③ 參見李文初《中國山水文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頁184—185。

隱蔽為好」^{②①}。三位學者皆主張山水景物乃山水詩之主要表現對象，而作者情志則應適當收斂，以免影響山水原貌，或喧賓奪主，使山水成為活動背景或比興對象。

至於「遊記」，周冠群先生以為：「遊記是以山水自然、民習人情、名勝古跡等等為基本對象的一個散文品類，它可以描繪自然景物，也可以記敘社會風貌。」^{②②}王立群先生則指出遊記文體需具備三項要素：「第一，對遊歷途中的山川景物作了具體而真實的描繪；第二，有遊蹤的記述；第三，有作者的思想感情寄托；或者寄寓作者對秀麗山河的贊美，或者抒發作者個人的感受情思，或者借山水發表議論。」^{②③}而梅新林、俞樟華所主編之《中國遊記文學史》亦謂：「遊記重在記述『遊』之主體的遊賞經歷與感受，因而紀行是其基礎或者說是出發點，但成功的遊記作品往往以『紀行』為基點依次延伸到寫景、抒情、述志、說理，合之為五項功能。」^{②④}由此觀之，遊記乃以實地遊歷為主軸，描繪沿途所見所聞，除了自然山水風光外，也涵括社會人文景象；同時，作者亦因見聞有感，而抒情寫志，暢發理思。

對魏晉士人而言，山水或行旅所經，或遊覽所見，或逸隱所

②① 見丁成泉《中國山水詩史》，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84 年 8 月初版，頁 9。

②② 周冠群《遊記美學》，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 年 3 月第一版，頁 4。

②③ 見王立群《中國古代山水遊記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 年 9 月第一版，頁 5。

②④ 見梅新林、俞樟華所主編之《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年 12 月第一版，頁 20。